

风物咏

蔷薇花开时

鲁从娟

前些日子,我每天都舍近求远从小区北门走,只为看那一面蔷薇花墙。

那些蔷薇的根扎在墙的另一边,枝藤从矮墙上面的栅栏肆意攀援过来,蜿蜒缠绕,四散飘逸。层层绿叶簇拥着繁花,远看如云霞漫卷,近观则花团锦簇。清风掠过,花枝轻轻摇曳,花朵微微颤动,轻舞婆娑,似梦似幻。这是邻家小区栽的花,欢欢喜喜开到了我们这边。

这是一面绵延几十米的蔷薇花墙。开得最热烈的当属玫红色的蔷薇,一个花头能开出七八朵甚至十几朵花来,花量极为繁密,交织一场瑰丽的夏日梦幻。岂止千朵万朵?这是浩瀚的花海啊!开得如此野蛮,纤细柔弱的蔷薇细枝储备了多大的能量,才能喷涌出如此繁茂的花朵!画家绘画总是避开“红花绿叶”来脱俗,而眼前的蔷薇却由着性子,叶子绿得油亮,花儿红得热烈,如锦似霞。红花绿叶,竟美得如此纯粹!

沿着花墙往里走,中间的粉色蔷薇开成“粉色瀑布”,粉粉糯糯的小花朵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,点缀在绿色枝藤上,宛如繁星坠落人间,娇艳妩媚,动人心弦。最里面的是白色蔷薇,白色的小花朵莹白似玉,鹅黄色的花蕊藏在花心,在阳光下泛着细腻的柔光。它一簇簇地开,一团团地开,开成了花球,开成了雪花,开成了瀑布。白蔷薇的香气清雅,满墙芬芳,让人生出想摘下一朵吮吸几口的欲望。南朝诗人柳恽《咏蔷薇》里有诗句“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”,说的是蔷薇即使没有风的吹拂,花瓣也似在空中飞舞,香气弥漫。花墙下,有老人坐在下面消闲,也有领着孩子过来赏花的年轻妈妈。一位遛狗的男士也驻足仰头看上几眼,脸上绽开柔和的光。人在繁花里,花映人面红,这是一场专属的蔷薇盛景。

傍晚和邻居大姐外出散步,路过三中学校南门时,又邂逅了一面令人震撼的蔷薇花墙。我们俩同时喊出了声:天哪,开得这么好!那面蔷薇花墙在校园大门东侧,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。蔷薇花是清一色的大红颜色,挤挤挨挨,织成一面花墙,绝没有另一个花色来闯入。原来一个颜色的花开在一起竟是这般落落大方,重重叠叠的绿意间,簇簇嫣红跃上铁栏,那是生命最热烈的绽放。一股脑儿地开是蔷薇的特点,仿佛从高处倾泻而下的“花雨”,亮丽耀眼。那天是周日,返校的学生背着书包三三两两从花墙下走过。迎着花香走进学校,心情一定是灿烂而松弛的吧。这些娃是幸福的一代,记得小时候,日子清贫,花儿也不多

见,村里谁家养一株月季,全村都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光景。

那日去所城里,在“胶东花饽饽”展馆旁边,一株蔷薇花枝招展,沿着墙壁爬上了房檐,花儿开得喜眉喜眼,千朵万朵压枝低,美得不可方物。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蔷薇花,一朵花外围的两层花瓣为淡粉色,中间的花瓣为深粉色,薄薄的花瓣晶莹剔透,像是精致的手工绢花似的。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,留下美好的瞬间。

机场路路西一家单位的大门旁边,一株蔷薇爬上了景观石,开出了多种颜色的花,有粉色、橘黄、鹅黄、玫红、粉白等多种颜色,绚烂多彩,让人惊艳。这是一株蔷薇吗?若是一株的话也有可能,像我家的长寿花“变色龙”一样,一株能奇迹般地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。大海阳一家饭店门前,有个蔷薇拱门,玫红色的花朵密密匝匝布满其上。且不说饭菜美味与否,顶着花香进门,这心情,这氛围,何等美妙!蔷薇花开正盛时,这家饭店一定是食客盈门吧。

我大姐家是一楼带小院的,三面围墙皆为栅栏。西边邻居家栽的蔷薇爬满了栅栏墙,花开时两家同时观赏。那是很少见的蔷薇品种,淡淡的粉,花瓣尖上又晕染着似有似无的桃红,娇滴滴,粉嫩嫩,惹人怜爱。轻轻捏捏花瓣儿,真想摘下一朵占为己有。东边的邻居栽的蔷薇品种也不多见,花朵的颜色介于大红与玫红之间,奇特的是花朵的形状,所有的花瓣都微微往里卷,呈含苞待放的姿态,是那种“花半开,月半圆”的最佳状态,花瓣饱满丰盈,如锦似绣。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!这两面花墙把大姐家的小院映衬得跟画儿似的,大姐每天在小院里养花种菜赏花,被我认定为最幸福的人。

在清浅的初夏,出门便会不经意地与蔷薇花撞个满怀。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——繁花点点,五彩缤纷。它不像玫瑰花那样热情,也不像月季花那样艳丽,花朵不大,不过于饱满,也不过于招摇,开得刚刚好。蔷薇的枝藤柔细,需依附生长,但它胜在团队作战,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。它们不挑剔土壤的肥瘦,不苛求环境的优劣,只要有一寸立足之地,便全力以赴地汲取养分,向着阳光舒展枝叶,花开成海,活成一副热烈明媚的模样。

每一朵花,都是生命的奇迹,是自然界的精妙制作。蔷薇以一场盛大的绽放,将寻常巷陌、庭院边缘、墙壁栅栏、拱门花架,绽放成一帘帘彩色瀑布,成为治愈系风景。初夏日光长,风暖蔷薇香,与蔷薇相遇的美好,足以温暖半生,可抵岁月漫长。

流年纪

艾草绳子

于心亮

我从山坡上割回几大捆艾草,风干个七八成,然后像编麻花辫一样编成绳子。待吃了夜饭后,我爸妈和街坊邻居去胡同口乘凉,我就把艾草绳子点燃,悠悠然的白烟在胡同里飘荡,把蚊虫都给熏跑了。爸妈说现在蚊子进化了,以前飞起来嗡嗡响,现在飞起来没声音。

蚊子飞起来还是嗡嗡响,不是蚊子进化了,是爸妈老了,听力下降了。

村委大院的锣鼓声儿却听得真,过一会儿去扭秧歌的年轻点儿的邻居走回来,跟我爸妈一帮子老人们打个招呼,停来说说话、消消汗,然后就回自家洗漱去了……爸妈这些老人们,秧歌虽说扭不太动了,身上这酸那疼的,但听到锣鼓响还是浑身起劲儿,心里舒坦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妈的腰开始罗锅了;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爸的腿开始罗圈了。走路的时候,偶尔碰见堵墙或是棵树啥的,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伸手扶一扶;看人的眼神也费劲了,盯看老半天,方笑着说:“是你呀,看我这破眼神儿,差点儿没认出你来。”

我在想,爸妈这些老人们,他们的自责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饭做生了,会愧疚;物件搬不动了,会羞恼;跟不上小辈人的步伐了,会难受……有一回屋顶坏了片瓦,我踩梯子去房顶换,下梯子的时候腿不由自主地打颤,我妈叹息说:“儿啊,你也有点老了。”

感觉才几天前,我妈打我,我噌噌就上了树、噌噌就上了房顶、噌噌就上了电线杆,害得我妈拿着烧火棍站在下边无可奈何朝我训骂……老妈的这句话让我转身流了泪,不是老妈的无奈和叹息,而是老妈望着儿子满眼心疼的样子。我妈问我咋了?我说让烟熏了眼。

艾草绳子在夜晚里慢慢地燃,润红的火星子闪闪灭灭,不时的,老人们会挥着蒲扇把那缕白烟儿扇扇,整个胡同里弥漫着馥郁的艾草香。我妈说:“过去你爷爷活着的时候,把艾草晒干,用连枷轻轻拍打,把艾绒剔出来搓成手指粗的绒条子,又精巧又好用。”

我说:“弄这么精细干什么呢?”我妈说:“你爷爷看饲养院,搓艾绒条子给牲口熏蚊子。”

我说:“真不怕麻烦,直接编

几根艾草绳子不得了?”我爸说:“若是用艾草绳子,牲口们见了哪有不去啃食的道理?一旦被火星子烫着了、烧着了,对牲口多不好!”

于是就说起了生产队,说起了饲养院……那些早已远去的陈年往事,在爸妈这些老人们的口中说来又过去,我都能背下来了。比如我爸从饲养院拿了一根艾绒条子回来,被我爷爷撵上,用烟袋锅儿敲得满脑袋包。我问我爸是真有其事吗?我爸说没那么夸张,不过疼是真的。

老一辈的人一心为集体,六亲不认啊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。

大家都叹息了,然后就开始了沉默。我依旧在默想我的爷爷。我去饲养院要,想骑马爷爷不让,想骑牛爷爷还是不让,我让驴踢了,爷爷还责备我,说我闲着没事去惹驴干啥。爷爷这个搓艾绒条子给牲口熏赶蚊子的老饲养员,却从没往家拿回过一根给家里人熏蚊子啊!

夜往深里走,风凉够了,要回家睡觉喽。艾草绳子依然不紧不慢地燃着,我妈让我回家端瓢水浸灭火星。我说让它燃着吧,编了好多根,不怕浪费。老人们就都说:“那可不行,别燃着了房子。”我说:“整条胡同连棵草刺都没有,怕啥?”老人们很严肃:“那也不行!”

我回家端水,让我爸妈回屋睡觉。端水回来,看见我妈还站在原地,我欲用水泼灭火星,我妈说:“我就知道你笨!”说完拿起艾草绳子燃着的一头往水里一浸,艾草绳子发出叹息一般的声响,火星子顿时就灭了。我妈说:“看到了吧?这样既简单又安全,会了吧?”

我不服气地嘟念着,于是脑袋瓜就挨了我妈一撒子:“让你不服气,还管不了你了呢!”我把艾草绳子圈起来欲放回厢屋里。我爸瞅见了说:“别圈起来,尤其不能放屋里。”我说:“我妈都浸灭了,不能放屋里,那放哪里?”我爸说:“放院子中间儿,拿盆扣着。”

我老老实实去做。我妈全程监督着,我妈说:“我和你爸一天闭不上眼,就要为你操一天的心!等哪天俺们老两口闭上了眼了,那才真正没心事喽!”夜里我躺在小炕上看窗外的星星,倾听着外屋老爸老妈轻微的呼噜声儿,不由自主地,我突然就泪流满面了……